



陈雪

Works

我们的味觉总是好过记忆
那些熟悉的味道
总是提醒着 仓皇时光中
我们停过的地方 做过的事 爱过的人

致 不会说爱的你



致
不会说爱的你



陈雪
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不会说爱的你/陈雪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 11
ISBN 978-7-5133-1513-5

I. ①致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1560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—2014—3000

致不会说爱的你

陈雪 著

责任编辑 汪 欣

特邀编辑 侯晓琼 王 依

内文插图 chacha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责任印制 廖 龙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天津市银博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513-5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 录

1 河边春梦

2 男子汉面摊

6 兄弟们的丝瓜豆豉汤

10 工人中午一碗粥

14 卡拉 OK 与姜丝大肠

18 凉亭边烤肉会

22 芋头番薯的牛肉面

26 地震时期的菜饭便当

30 清晨的沙茶鱿鱼羹

34 幸福小吃店

11 悲恋的公路

- 40 把妹水饺
- 44 放浪人生啤酒虾
- 48 糜烂的凉水摊
- 52 夜市铁板烧
- 56 通灵者的油条鲜蚶
- 60 食头路
- 64 钟表街的葱油饼
- 68 时间之家
- 75 海海人生
- 81 流水席与柠檬派
- 84 炒饭炒面蛤蜊汤
- 88 喷水鸡肉饭
- 92 忧郁鸡丝面
- 96 烧酒鸡与她的梦
- 99 孤独的姜母鸭
- 102 六指和热卤味
- 106 美人儿咸酥鸡
- 110 水煮花生拼菱角
- 113 螃蟹之味

III 飘浪之女

- 118 奔驰车与大面羹
- 122 公园边热炒
- 126 失落的肉羹面
- 130 深夜串烧
- 134 美酒加咖啡
- 138 金瓜炒米粉
- 142 煎蛋三明治
- 146 水蛙兄与羊肉炉
- 149 阿飞排骨饭

IV 花街旧事

- 156 一宝与烤鱿鱼
- 161 冰宫与炸鸡
- 164 撒哈拉大肠面线
- 168 庙东夜市
- 172 喉糖与翘胡子洋芋片
- 176 餐厅秀与香蕉船
- 180 火拼
- 184 清粥小菜与蚵仔蛋
- 188 母亲的玉米排骨汤

V 少女的祈祷

- 194 诱人的鸡蛋糕
- 198 天台上的儿童乐园
- 203 清晨的水煎包
- 207 阿嬷的茴香菜
- 210 打工妹的臭豆腐
- 214 黄昏的卖菜摊车

1
河边春梦

我们吃饱喝足，

回程飞扬路途上，

裙摆飘飘。

我哼起歌来，似乎沉醉梦想中，
感到一种安心的快乐。

我们的热切与无望都镇定下来。

男子汉面摊

当年，我都叫它作“男子汉面摊”。

天黑才出摊，到了深夜，骑楼前几张矮桌椅上满满都坐着兄弟，老板一年四季都穿白色薄汗衫，胸前口袋装着一包软壳黄长寿，西装裤，蓝白拖，留着小平头，一条半干的白毛巾垂挂颈子。摊位卖的是土虱汤、干面、切卤菜。摊车旁左右各立一张木桌，靠近老板煮面的汤锅那侧，窄小桌面上摆着一个铁质大茶筒，筒身周围摆满四五十个金色小茶壶，装的是药酒。近老板娘那侧的长桌器具繁多，有铁制的蒸箱，高高几层抽屉拉开冒出轰热水蒸气，是小瓮装的药炖土虱，蒸箱旁小折叠桌安放有绿纱网的小橱柜，里面分上下三层，

盛放猪头皮、卤大肠、豆干等干卤味。

老板娘，大家都喊嫂子，负责端汤、切菜、打包、收账，也负责让人赊账，一块硬纸板夹在摊车遮雨棚边缘，熟客或奥客，钱给多了或给少了，她逐一用原子笔悄悄记上。

老板身上看不见刺青，我总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，但就是没看见，我曾在大伙酒酣耳热快收摊之际见过老板打着赤膊，皮肤白得吓人，然没有刺青。倒是右手小指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小截像被砍断的树根，提醒人那儿曾经有过称之为小指的物体，虽然没有小指，老板做起事来比一般人更利落。那时我暂居情人L住处，在台中市郊，每个星期总

有一两天，他会带我去那个面摊，就像都市的人们泡咖啡馆，L一走近那儿，人人都认识他。

仔细一看，L与老板颇有神似之处，都是长相清俊却面露凶光，嘴唇都被槟榔染红，却没有邋遢相，老板个子更高大，站在摊车棚子下几乎得拱着背，L有个刺青，刺在右手腕上，一颗心被箭刺穿，很令人懊恼地不是什么有气势的图腾。L一到，老板娘会自动送上几盘小菜，片得很薄的猪耳朵、片成丝的卤豆干、海带丝，简直像刀法炫技，什么都要切成薄片细丝，是老板为L喜好而特制。

小菜送上，金色药酒就送来两壶，紧接着上来土虱汤是我喝的，干面照例两碗，L总会把干面里的豆芽菜夹给我，痛风不能吃。不一会，根本没相约的朋友陆续到了，切成正常大小的卤菜再上来三大盘，小金壶一人一壶，这时年纪辈分小的几个小弟分别去买槟榔、提酒，不识相的有人买来咸酥鸡，或者骑摩托车把女朋友也带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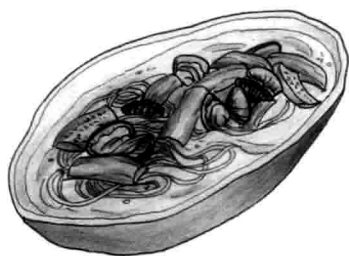
桌面满满都是杯盘，很快盘子就空了，有时续菜，有时续酒，有时争吵，有时打闹，人陆续来，陆续走，总维持七八个。L跟老板都沉默，老板娘会倒凉水给我喝，说是她

自制的清肝退火茶，她一口广东腔，但问她是不是香港人，又说不是，她不爱提自己，喜欢问我话。男人们在一旁喝酒谈天，我会去帮她端卤菜，一到桌前就停来说话，她说老板在自家后院挖了个大池子养土虱，其实她很怕这些黑溜溜的玩意，得杀，院子里都是血，每天早晚她都拜佛。我问她老板的小指怎了，她压低声音告诉我：“这个他连我也不说，反正一定跟女人有关。”L对我摇手，想是暗示不要我多话，我找个话题空当转回我们那桌，一落坐，大伙仍在吃吃喝喝，L在桌下捏着我的手，用手指在我掌心写着，走。无论我们待多久，照例都是L埋单。离开摊位前，L会过去跟老板打招呼，我拿着他的皮夹去埋单，老板会用力拍一下L的背，像是生气似的说：“骑卡慢勒啦！”L回他一拳敲在肩上，之后我们跨上摩托车，窜进了黑街里。

兄弟们的丝瓜豆豉汤

与 L 同住的那段日子，是从自己的现实里出逃至他人的生活，人生里的长假，知年岁却没有时间感。公元一九九九年，我快三十岁了，但心态还像孩子一样。完全没有厨艺可言的我，有时也会下厨，都是煮面。L 在塑胶工厂上班，工厂按日计酬，一日一千五，订单多时连着一个月加班不放假；订单少，有时只上十天班。没班的日子，L 便跟朋友去搭鹰架，工头是大黑个，阿美族与外省人之子，闽南语一级棒，为人极豪气，他手下七八个工人，跟他到处跑，无论 L 有没有跟他们同班出工，他们时常到家里来晚餐。

夏天傍晚，六点天还没黑，远远就听见人声嘈杂，听见



老爷卡车噗噗的旧引擎艰难地喘气，车子停在院子外，没打一声招呼就推门进来，“嫂子我们饿了。”家里简直成了水泊梁山。

我不知道自己来到此处之前，这屋里可有住着其他嫂子，因为以我的厨艺与体能，要喂饱这一群饥饿的工人，根本不可能。最简单的方法是请他们下工就从街上打便当回来，但他们偏偏不这样，我听他们进门了，就拎着钱包从后门走出，五分钟路程，到一个小杂货店，买两大包家庭号面条，三个沙丁鱼罐头，如果冰箱里还有葱姜蒜，就再买一斤鸡蛋。冰箱堆满，在市场卖菜的结拜每日送来的蔬菜，我只需再买两瓶清酒，一瓶高粱，小快步跑回家。

“嫂子，吃面容易饿啊！”一定有某个黑胖的白目小子会这么说。工头大黑便往后脑勺抡他一掌：“有的吃就偷笑了。”

我只会煮大锅汤面，就是煎鸡蛋配上沙丁鱼跟葱姜先炒过做配料，放一旁等着，煮一大锅滚水放进面条与高丽菜，面熟之后再把配料放进去，非常简单的做法。L 喜欢这样吃，当然若我能做五菜两汤他可能更爱，但他没要求，我煮了汤面，院子里摆张锯短了腿的大红桌，塑胶板凳一人一张，椅子若不够，就往外头的机车、院子里的石头、围墙的红砖，有啥坐啥，家里能用的碗筷全拿来，大铁勺捞面，一碗一碗简直喝水似的，没一会大锅见底，感觉大伙其实都还饿，才刚点开了胃口。

我到这院子里时丝瓜藤还嫩绿，忽然丝瓜茂盛都可以收成了，L 拿镰刀去割，说起以前南部老家都煮豆签汤，大伙问什么是豆签，大黑工头说：“明天我买来。”接下来的时间当然免不了谁再去买酒，碗盘都撤下，个头跟我差不多的干瘦小伙子会自告奋勇去洗碗，我也进去帮忙。“嫂子，下次煮饭吧！”他不死心地说。“等到换嫂子再说吧！”我说。

人群总是天黑还不散，得闹到夜里，终于大家都散了，

我们去遛狗，我问L“豆签”是什么，他神秘地说：“明天煮了你就知道。”嘱咐我去市场买虾皮、姜丝与蛤蜊。我问他以前的嫂子都煮什么，他说：“还真的勒？以前我也不认识他们，屋里有女人了大家才爱来吃。”换句话说以前这屋子没女人吗？我没再问。隔天傍晚，大家又风风火火地来了，豆签看来很像细黄的面条晒干成卷，一包四片，共买了四包，L割下几条丝瓜，加上蛤蜊快炒，豆签在汤水中慢慢舒展成条，又是一大锅面了。

近晚的凉风里，终于不再吃沙丁鱼罐头了，丝瓜清爽蛤蜊鲜润，豆签滋味特别，尤其是L下厨啊，他的厨艺豪迈又细腻，过瘾！众人笑语中，L笑得特别开朗，眼旁的皱纹密布，见我的碗空了，又起身帮我添了一碗。我想起这时节邻居伯母一定会送来让母亲头痛的好多丝瓜，想起父母一定正在为行踪成谜的我烦恼着，我决定摇摇头不再想。豆签吃起来有一种滑溜感，锅子一下就见底了。“嫂子，明天煮饭吧。”小黑又蹭过来。“买便当吧。”我说。天色完全黑暗了，远远有灯火，像谁的眼睛。